

## 东君作品《为张晚风点灯》 获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年度短篇小说奖

■林伊格

5月11日晚,在“2025当代文学之夜”颁奖盛典上,乐清作家东君的短篇小说《为张晚风点灯》荣获第二十六届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年度短篇小说奖。这篇以浙南鼓词艺人生涯为背景、探讨命运与人性主题的作品,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,在众多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,与艾玛的《房间里的伏尔泰椅》共同获此殊荣。

据悉,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是国内文学领域的重要品牌活动,此次颁奖不仅是对东君个人创作的肯定,也是对坚守文学品质、探索艺术创新的

鼓励。

《为张晚风点灯》最初发表于《当代》杂志2024年第2期,后收录于东君2024年3月出版的小说集《无雨烧茶》中。小说以温州鼓词艺人张晚风为主角,通过他与阿慧的情感纠葛,展现了浙南地区民间艺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。

小说开篇以一起离奇的失踪案切入——张晚风的妻子阿慧在买菜途中突然消失。随着调查展开,故事回溯了张晚风从17岁辍学拜师学艺,到成为鼓词先生的坎坷历程。阿慧原是被拐卖妇女,被张晚风的师伯解救后成为其助手,后与张晚风结为夫妻。

然而,师伯曾为阿慧摸骨算命,预言她43岁那年必须离开身边的男人,否则将有无妄之灾。当阿慧43岁时,她选择悄然离去,留下张晚风独自面对命运的无常。

《为张晚风点灯》不仅是对民间艺术的挽歌,更是对命运、自由与人性等永恒主题的深刻思考。阿慧这一角色尤为引人注目,最终在“命运的灯下”获得了“属于自己的自由”。这种对命运与自由辩证关系的探讨,使小说超越了地域文化的局限,具有普遍的人文关怀。小说中,东君还将温州方言的韵律融入叙事语言,使作品既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,又不失现代小说的艺术追求。

## 柳市中学赋

■李新华

柳中者,浙南之名校也。地处东瓯一角,校在柳川之上。北连乐成,新城崛起;南临瓯江,江山如画。东眺大海,烟波浩淼;西望中雁,奇峰挺秀。此地紫烟缭绕,人杰地灵,办学之宝地也。

美哉柳中!华美楼宇,拔地而起,纵横有势。地占百七亩,布局大气;校分三大区,设计新颖。山海造型,呈自然之风貌;空中连廊,显现代之气象。园有一池一水:池名荷塘,映清华之月色;馆曰正泰,寄校友之情怀。新柳园内,苍松翠柏,俯仰生姿;湖心亭里,绿波荡漾,沁人心脾。漫步小径,弘扬儒学,石可养心;穿越游廊,崇尚圣贤,墙可寄语。此乃求学之乐土也。

盛哉柳中!培桃李,择乐邑之精英;传文授道,聚县西之贤才。一代开学,大爱诠释师魂;三尺讲坛,教育谱写新篇。学科领航,晋升浙江特级;荣获驰骋,跻身省级新秀。胸怀天下,荣坛援疆模范;光耀教席,评为全国优秀。堂堂柳中,良师云集,新秀并肩,师恩长存,教泽流芳。

伟哉柳中!才俊学子,只争朝夕,杰出校友,屡建茂功。商界巨子,首创民营企业,名震海外;政界要客,决策全球经济,享誉国际。艺术泰斗,独占鳌头;书画大师,各领风骚。专家教授,出人头地;少将



沈明武供图

大队,军营翘楚。事迹动人,喜摘五一奖章;业绩显著,荣膺全国劳模。

忆柳中史册,筚路蓝缕,创业维艰。建国七年,虎啸湖畔,陋室破宇,挑灯借读;文昌阁里,小小书舍,闻鸡起舞。时至翌年,龙岗山下,确立柳中校址;育英楼前,奠定办学根基。时代前行,完中由是诞生;社会发展,高中自此独立。电器之都,教育打造高地;百强之镇,校舍应变转型。乔迁柳江,喜悦和崭新结合;移师柳南,书声与涛声共歌。前辈开基,采山攻玉,历任校

长,继往开来。“勤奋求实”,校训重在关怀;“公能教育”,理念贵乎创新。立德树人,不忘办学初心;为国育才,牢记教育使命。民选校长,开创乐清先河;文学社团,排名全国前列。奖牌盈门,赢得社会关注;实力提高,晋升省级重点。

丙午之秋,七十华诞。回眸校史,风雨兼程,秉承沿革,共享荣光。喜看今日之柳中,气势如虹,承前启后,添彩增光。怀青云之志,扶摇直上;创千秋伟业,再谱华章。余受时任校长沈明武之嘱,作赋以记之。

## 未完的伤悲,永不消逝的美

■文雯

“仲夏之月,木槿荣。”

又到了随处可见木槿花的时节。不知道是不是我在北京待得太久,他乡作故乡,竟然总能在北京见到故乡花,比如蜀葵,以及木槿。

木槿不是小木槿。它和小木槿同属锦葵科,一个是木槿属,一个南非葵属。从属种名上就能看出它们的分别。小木槿自南非来,而木槿是原产于中国的古老植物。

在最古老的诗歌集《诗经》里面,木槿花是美丽的隐喻: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。将翱将翔,佩玉琼琚。彼美孟姜,洵美且都。有女同行,颜如舜华。将翱将翔,佩玉将将。彼美孟姜,德音不忘。”(《诗经·郑风》)

舜,为“舜”的假借,指的就是木槿。“舜华”“舜英”,也就是木槿花。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”,有位美丽的姑娘和我一同乘车,容颜美丽就像木槿花。这是《诗经》给我印象最美的画面之一。

待我发现这木槿花,原来就是小时候常见的一种花,又惊讶又惊喜,宛如故人的久别重逢。

我童年那个家的屋后就有几丛木槿花。也常常在邻居家、别的村落、我上学沿途经过的人家的庭院里见到它,长得高过我,玫红色的花朵,从夏天开到秋天。重瓣的居多,层层叠叠的,就像是儿童节时老师们用皱纹纸折出来的装饰花。

我隐约记得大人们管它叫“猪油花”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疑心猪油怎么能跟花搭配在一起,我自己心里给它安上了“菜黄花”的名字。以致于读到王维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,我望文生义,曾经很不能理解解王维这个佩带茱萸花的举动。

当然,后来我知道了,猪油花真有其名。因为木槿花可食用,如《本草纲目》云“木槿皮及花,并滑如葵花”。

我们老家热爱猪身上的一切,猪肉、猪油、猪头、猪尾、猪心、猪肝等皆可吃。用猪油来比喻木槿花的滑腻,那真是信手拈来,太形象不过了。

我也真吃过木槿花。仅有一次。我母亲对于食物没有过分的好

奇。她禁止我吃很多过于自然的事物,比如春夏间随手可摘得的饱满多汁的桑葚。不在日常蔬菜谱系的花草瓜果,也很难正式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。外婆做玫瑰馅的秘诀大概就是怎样失传的。

还是邻家姐姐告诉我这花可以吃,于是在某天傍晚煮面条的时候,我试着丢了两三朵没有完全开放的花进去。沸水里滚几下,像煲青菜一样。然后花朵变软,四川话叫“融了”,我赶紧捞起来,一尝,味道不能说很好,也不算坏。就是像吃了一勺假的猪油,很滑很滑。

正是凭借这一点味道,我才终于确认了书里的木槿花,等于我儿时记忆里的猪油花。

大凡锦葵科的花朵都有类似的特性,朝开暮落。《本草纲目》总结说,“此花朝开暮落,故名曰及,曰槿、曰葵,仅荣华一瞬之义也。”

鲁迅先生给自己的散文集命名《朝花夕拾》,很美的意象,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这些花朵的启发。从这个名字里,似乎也感觉到鲁迅先生怒目金刚之外无比温柔又敏感脆弱的一面。

“颜如舜华”,美归美,我总觉得形容美人如木槿花,颇有些红颜薄命的不祥之感。也许,薄命的不仅有美人,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其实都是薄的脆的,不堪命运的拨弄。只是更美好一些的事物如果消逝,会让人加倍伤怀,“世间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”。

写到木槿花,我就想起一个早已模糊的面孔,我甚至都不记得她的名字了。是大伯母家的邻居,一户杨姓人家的小女儿,排行第四。我能想起的只有杨四姐这个称呼。依稀还记得她领着我牵牛去浣江边玩耍。

那时候的浣江边水草丰茂,走去浣江的小路也被茂盛的农作物隐没。河边的芦苇荡里飘扬着杀人抛尸的恐怖传说。母亲从不允许我独自去那似乎很遥远又危险的水边。杨家四姐带着我去河边,我不敢告诉母亲。

来到浣江边,只有芦苇摇曳啊,牛儿吃草去,她就教我拔一种植物的茎秆来嚼,有甜甜的汁水,比玉米秆的水分和糖分都更充足,她告诉我那叫做“甜儿杆”——这也是母亲不允

许我的。后来读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,就觉得每个孩子的童年里,都有一条密西西比河,或者叫浣江。

冬天来了,田地里没有太多需要料理的事务,闲下来的人们爱在这时候修房子。一家人修房子,全院人总动员。我至今还记得邻居家修楼房,我们小孩儿排队,流水线传递红砖头的场景。修土房子先要挖土,有人负责挖出一个四方大坑,然后跳下去继续挖。其余的人就负责把土运走。我们小孩子好奇,总喜欢跳跳出地玩儿。玩泥巴是真的快乐。

噩耗就是在那样的一派祥和中来。我知道消息跑出去的时候,什么热闹也没见到。只听到人们传说,被压在土方下的有两个人,一个年长的阿姨,被埋得比较浅,当时就没事了。另一个,正是杨家排行第四的小女儿。她年纪小,又站在离地心更近一点的地方。一切都是听说的。我没有见到现场的可怕场景。甚至我可能都没有去到事发地点。恐惧攫住了我。

曾经带我骑牛冒险的杨家姐姐就这样没了。人们忌讳,几乎没有人再提起她。我和小伙伴们也没有人互相交流过。我不知道,别人的心里是不是也跟我一样,其实装了一颗大石头,偶尔会在梦里显现。

近年来,我才终于不再害怕,可以想起她微笑的样子,尽管也很模糊了。“朝昏看开落,一笑小窗中”,我想象用这样的诗句,这样的画面,来配她,才是相宜的。家家都有的猪油花,就像杨家排行第四的女儿,不觉得多金贵,可真的是美。十四五岁的女孩子,比木槿花朝开暮落的生命还要短暂。可是我愿意记得她的笑颜。

木槿花的花语,有人说是温柔的坚持。对我而言,木槿花却是未完的伤悲,永不消逝的美。

幸好,还有晚唐诗人崔道融,他写诗说:“槿花不见日,一日一回新。东风吹桃李,须到明年春。”算是给木槿花一点乐观的寓意。从前只以为为长长久久才是好的。却没想到,倘若能日日更新,永如初日,也是好的。归根结底,生命或是缘分的长短,都非我们能够做主。

开也好,落也罢,各循其时。

## 背驼似弓步不停 银发如霜志未休 ——记母亲的笑脸

■向暖

母亲的笑脸,如同冬日里的暖阳,暗夜中的灯火,总能无声地浸润我们的心灵,带来深远而多元的力量。每个人一生,母亲对自己的影响总是巨大的,因为母亲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,她的一言一行,一举一动影响孩子思想观念的形成和成长。

借着“五一”劳动节休假期间,我和爱人带着年过古稀的父母双亲来到永嘉楠溪江畔游玩,当我们跟着父母亲后边漫步在溪滩边时,非常愉悦的心情在他们脸上可以感觉出来。走累了,坐在旁边凉亭里歇息,母亲开始唠起了家常,不由自主地笑着给我们讲起了她的人生经历。

母亲的笑脸,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壳,里面包裹着的是经年累月的悲伤,而形成情感记忆的“家族印记”。母亲出生在土山弄里的一个小村庄,年少时,外祖父病逝,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,使她的童年像缺了一角的月亮,总在圆满时隐隐透着遗憾。她说那时候最怕过年,邻居家飘来的炖肉香气,总夹杂着催债的敲门声。

作为家中的长女,她成为了家庭中的“主力军”,与外婆和大舅一起肩负起支撑家庭五口人生活的重担,夏天顶着烈日,炎天,冬天冒着寒冷冰霜,白天上山捡柴,下地耕种,还要放牛,与土地签下了一生的契。夜里借月亮一丝光线绣起花边,赚点零用钱养家糊口。身上的衣裳不知道打了多少补丁,从此再也没有念书的机会,过着极其贫寒的生活……

母亲的笑脸,轻轻掩盖她的诸多不容易。在与母亲交谈到她的少年时,虽然提起这些苦涩,她还是面带笑容地讲着,仿佛把那些年吃过的苦,挨过的饿,都化作了她眉间间的微笑。她在这把年纪了还是背驼似弓步不停,或许是在弥补她未曾得到的那些痛并快乐的幸福。她总是说:“现在的生活真好!要什么,有什么。如今自己还做上了曾祖母!”我们在亭子里聊了很长时间,在与母亲



## 母爱撑起一片天

■李仙云

忆起母亲,一种负疚有愧感总让我内心难安,多少个“寤寐思服”的夜晚,几回梦里泪湿枕衾,阴阳阻隔让绵绵哀思变得伤感沉重。曾无数次将满腔深情付诸文字,可奈何情深字浅,直至有天看到一段文字,一下子触碰到心:“母亲是困难时的一根拐杖,当你脚步踉跄时,她会帮助支撑起一片希望的田野。”其实母亲有时也是你深陷人生漩涡的一只巨手,她会拼尽全力将你拽出险境。

我在17岁人生季节脊椎损伤,不幸罹患高位截瘫,在那些痛苦迷惘的病榻岁月,我庆幸有善良贤淑的母亲一路相伴。有时我躺得浑身僵硬背痛难耐,身材矮小的母亲就让我双手搂着她的脖子,使劲将我抱起,随即快速给我背部垫上靠椅。她一边给我活动僵硬的双腿,一边讲述我儿时趣事。说我从小端正走路就像女兵一样,看我神色暗淡,她倏然间顿住了,以后“走”“跑”这些刺痛我的敏感字就成了她的禁语。有次我在转移中不慎跌落在地,我“使出洪荒之力”,却怎么也爬不到轮椅上,一时崩溃地“泪如雨下”。母亲进门仿佛突然有了神力,一把将我抱起放在床上。

那年父亲骤然离世,柔弱坚强的母亲却陪我读完了政法大学律师专科的学业,拿到毕业证我泪流满面。有时我午醒来,总能看到床头柜上放的糕点与水果,那时我们只能靠一点微薄的遗孀补贴艰难度日,可母亲却竭尽所能给予我最好的照顾。

有次参加“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训练营”活动,与我同住一室的伤友楠,曾经貌美如花的她不幸高处跌落脊椎骨折,造成高位截瘫。人生巨大的落差让她心灰意冷,十多年卧床不起,一切全靠与她相依为命的古稀老母照

的聊天当中,不难听出她在那个年代的小女孩心里,一遍遍安慰着当年那个手足无措的自己。如今的她在我们儿孙辈面前展露笑容,一方面展现了她在逆境中的坚韧不拔的涵养,另一方面蕴含着“我们可以度过”的隐喻。我忽然懂得,有些伤痛不会消失,但可以长成另一种力量——像被雷劈过的树,伤疤处会流出最甜的树脂。

母亲的笑脸,原来是最深的脆弱。母亲对我说:“想想过去的生活,眼泪都往肚子里咽。”她20岁与我父亲结婚,当时因为我爷爷去世的早,八口人的家庭全靠奶奶抚养长大。结婚时,家里穷得连像样的喜酒都摆不起。特别是刚成家,煮饭没有锅盖,要么到隔壁小叔家借用一下,要么用草帽当锅盖。住在非常简陋的旧木瓦房,下雨天要用脚盆桶接漏,叮叮咚咚的雨声,倒像是给她的新婚日子敲着特别的更鼓。母亲婚后平时的生活非常俭朴,除了孝敬我奶奶外,还当好贤内助,下地忙耕种,灯下绣花边,砍柴养猪等家务加农活。在她的辛勤付出之下,家庭生活慢慢好起来,像春雨润物,悄无声息,逐步配起了桌椅、衣柜等生活用品。

母亲的笑脸,是将岁月碾磨成细碎的粉末,撒在了我们成长的路上。后来有了我兄弟俩,我是老二,哥比我大近两岁。我总觉得自己最受母亲疼爱。记得我读小学时,学校安排去“乌牛寨”春游,母亲将家里仅剩的半碗猪油和一碗瓷碗糯米粉,用猪油炸了一碗油炸丸,她自己舍不得尝一口,让我带在路上吃。那一个一个金黄色指头大小的油炸丸,在饭盒子里升腾着热气,温暖了我近五十年时光。

母亲的勤劳像老屋墙上的爬山虎,无声无息,却又无处不在。她头发白了,背也驼了,已过古稀之年,本应安享晚年了,却银发如霜志不休,她还在那里经营着小餐馆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父亲借着改革开放这股东风放弃了手中排灌站工作,提起了公文包去外地跑供销,经过几年的拼搏,积累了一定的积蓄,在我们村里盖起了两间小楼房,为我母亲经营这个农村小餐馆提供了硬件保障。从开始的全天候到现在的卖早点,同村的发小都让我劝劝母亲该退休了,但是全部被好言拒绝:“趁我现在还干得动,再发挥一下余热”。

凌晨四点的厨房,总会飘出熟悉的包子香。母亲眯着眼睛掀开锅盖,氤氲热气漫过她鬓角的白发,在昏黄的灯光下,把她弓着的身子和炒面的影子投在墙壁上,像一幅中国风人物画。紧接着切菜、炒粉干、蒸糯米饭、煮茶叶蛋、包粽子——这是她每天早晨独有的仪式感。灶堂闻得碗瓢声,巧手慈心换几羹。这么多年经营下来,从来没踏过学堂门槛的她,还学会了用普通话跟顾客沟通。经常有食客夸她包子捏的褶子漂亮,粽子这么香,她总笑着说:“既是被生活拍出来的纹路,也是在忙碌中寻找到了乐趣。”

古人云:“遮雨挡风多少苦,春蚕从未怨平生。”母亲的爱藏在清晨的粽子香里,藏在永远干净整洁的家里,藏在她为我遮风挡雨的每一个瞬间。她一天忙到晚,用勤劳的双手,为我塑造了一个正直、勤劳、善良、乐观的家慈形象,同时为我编织了一个温暖的港湾,让我无论走多远,都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当楠在教练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轮椅转移,生活自理技能逐日增强时,在那次成果报告会上,她那曾是外交官夫人的母亲,戴着眼镜一点点指点她如何写发言稿。母女俩在橘黄的灯光下字斟句酌的一幕,看得人暖心不已。

有时楠也会耍“小姐脾气”,对母亲呼来唤去,言语冷苛狠戾。有次我忍无可忍,便怒怼之:“如果不是你母亲,你连活下去都难,你还那么对她,太过分了!”她突然暴怒,对我破口大骂,她母亲含泪将我推到楼道上,摇摇手拍着我肩膀说:“别跟她计较,我女儿心里太苦了!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你内心的伤痛只有母亲才会呵护包容。

伤友军和我同住一城,他原本是一家外企的机械工程师,突然颈椎血管破裂压迫神经,造成高位截瘫。厄运袭来,妻离子散,母亲立刻把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地丢下,从农村千里迢迢赶到他身边,一边抚养年幼的孙子,一边精心照料全身瘫痪的他。同为轮椅族,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报道,我特意登门看望时,温和善良的母亲正给他喂饭,年幼的儿子乖巧懂事的,在一边玩耍。日子虽艰难,但一家人毫无怨言,一个瘦小柔弱的母亲,用她的双肩撑起了儿子的一片天。

十几年日复一日,伟大的母亲“力挽狂澜”,把这个即将崩塌的家,照顾到孙子上初中,军也用他的专业特长,不断研发出适用轮椅族的各种出行工具。幸运的是,他们还得到了当地爱心企业的资助。

于子本弱,为母则刚。从青春年少被命运桎梏于轮椅,每一次艰难时刻,因母亲替我遮风挡雨,才让头顶乌云散尽阳光遍撒。我内心一直深怀感恩,上天赐予我温良贤德的母亲,她不仅让我感受到母爱的博大温暖,更是撑起我残缺人生的那片天。